

潮头拾贝 |

回乡 (组诗)
■ (辽宁)林栀子

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

它带来一场漫天大雪。空中无数枝箭射下来。这头沸腾的狮子,嘶哑

低吼。绝望从远处传来它用体温抵御伤痕。仇恨瞬间融化。在林西的小站

人们像天气一样冷漠直到这黑影压过来他们才初醒般簇拥并开始抢占它的腹部

这无疑更加重了它的喘息再离开时,它已白发苍苍

回乡

在东河村停留。把老院子里每个房间都去一次。外婆坐在床上

衰老,让她不得不放弃勤劳父母依然各自忙碌,不轻易交谈分别侍弄蔬菜和果树

柿子照比往年,更丰收一些它们红着脸,点亮乡村的灯笼那是我在离家之前,和父亲一起亲手栽种的。现在它和我的孩子一样已经成年。开枝散叶越来越关心收成

在经过我的窗口之前,今晚的月亮它为我跋涉涉水,并记录下了这些我在它的光亮中轻轻推开老家的大门

候鸟

谁都可以厌倦重复,唯独它不能时间向上,它有时想要带走一小块儿白云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座城想去而不能去

像一只候鸟爱上迷路努力让自己偶尔成为队伍中缺失的一角

我们一样。往返于两地又哪一个地方都不属于

雪天,想念母亲

我留在城里教书,母亲在乡下我们对各自的归宿彼此满足

在冬天来临之际准备鸭绒和食物

我是离家太远的人要学会照顾自己

可每次下雪,我总是惦记母亲她体寒。老家又那么冷她每天侍弄鸭子却从来不肯,用它们的羽毛做件衣服

回家 (外二首)
■ (四川)罗莉琼

真的。只有这两个字使天地辽阔,羽翼丰满一说到南河,迴澜塔

我的世界就澄明,我的骨骼就柔软而我眸子里升腾的火焰,是从邛酒中打捞出来的精致小盏只需用须眉轻轻一拨,燃烧的青春就飞奔在山野田间

遥望的炊烟,就会变成一条线一头拴着白雪,一头系着牵念

中间印着腊月红红的脸蛋

只有说到回家,再远的距离都会长出飞翔的姿态

只要左手揽住母亲,右手抱着父亲我就拥有了人生的,大好河山

过年

母亲还在乡下。儿子还在学校。越接近过年的日子思念越像会飞的蛾

贯穿在铁路和乡村小道上

扑簌簌地乱窜,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又往东

腊肉,香肠,年糕和开心果堆成的小山

在厨房里发出信号

只等一拉引线,它们就齐刷刷地从山崖上蹦出来

而我挂在半空的双眼,盛满澎湃的湖水

却不看景,不观画

两个神秘的黑影

是团圆的圆的中心点

团年饭

最喜欢的还是一桌子的欢声笑语

从杯盏中氤氲开来

火红的灯笼挂接着从旧历里提炼出的喜庆

在崭新的新里

阐述着从人间寻来的乐趣

客厅显眼处的那株绿意葱茏的幸福树

含着巨大的旁白

枝叶间用繁茂把动词流转

我走在童年的泥泞田埂上

提着那双掉了蝴蝶结的红色塑料凉鞋

渴望妈妈从一大堆比人高的草垛里探出头来

对着我什么也不说

就掏出皱巴巴的围裙,抹干我脚上的污泥

而她额上的汗水

顺着颈脖,在我低头的瞬间

绕进了我的颈脖里
每次团聚,那场刻骨的画面就会浮现在餐桌上
妈妈的白发
就会被时间染黑。一年一年
从未改变
我就会被时光冲回从前的河流
再也长不大
那颈脖间冰凉又湿润的触感
就会温暖每一年的团年饭

与春天诉说 (外二首)
■ (安徽)江玉中

年,注定是喧嚣的
尤其是时下的乡村
并不是因为乡村有什么特别
而是寂寞太久
太久的寂寞
一定会有很多话
与春天诉说……

拜年

走马灯一样
讲的都是个形式
至于
还有多少真诚
谁都不知?

罪人

说实话,每逢过年
我都感觉,自己
是个罪人
戴着镣铐和枷锁
在亲朋面前舞蹈

速记:回家
■ (四川)鲜圣

1
如果春天是一辆马车
租一辆,回家就方便了
车里还有空空的位置
我不知道去喊谁

2
回家的路,像一条长蛇
爬在心上
一场大雪 它冻僵了
躺进我的被窝
把我的梦狠狠咬一口

3
踏着雪 回到雪的村庄
雪孩子的眼泪
一滴一滴
滴在老屋的根上

4
相逢的鸟儿
一回儿出门
一回儿又回家
我嫉妒那双翅膀

5
母亲的幸福是一盘瓜子
越嗑越香
茶余饭后,我们剥开的欢乐
剩下一地果壳
母亲轻轻扫走

临别时,我取走镜框里的童年
直到第二年,才寄回一张城市的孤独

回家的味道 (外一首)
■ (山东)林夕

背起妻子密缝的温暖行囊
掸掸灰土的脸庞
远离钢筋混泥土的冰凉
满满的口袋却抵不过回家的渴望

飞速的列车 久违的笑声在窗外回荡

那是从故乡的烟囱飘来的一缕香

你可知
离家多远 梦就多长

驻足村头凝望
一望无垠的麦苗飘来淡淡的泥土香

蜿蜒的羊肠小道铺成柏油马路的坦荡

时尚的路灯点亮幸福的诗行

红彤彤的中国结让村子披上了年味的盛装

此时 找不到家的方向 又何妨

思乡

风吹着雪花
土坯墙老屋前的那个榕树呜呜呀呀
蓬头垢面的发小送我一杯沙

顶着羊肚毛巾的奶奶泪眼朦胧 嘴里还婆婆妈妈

车飞过的扬尘挡住了堆砌的那座宝塔

擦着父母的手 远渡重洋

枕边何时再能响起爷爷编的笑话

热烘烘的土炕上闹钟的滴滴答答

岁月流水洗尽铅华

毛头少年已长长的胡茬

商场英姿勃发 风云叱咤

梦里梦外

乡愁是剪不断的牵挂

城里的月光恋着海的浪花

而我怀念的依旧是榕树枝头的那一弯月牙

妻抱着儿子咿呀着葫芦娃的童话

故乡那头 住进暖气房的爷爷奶奶看着电视

乐开了花 此时 千山万水也只是一弯窄窄的海峡



《回家》主题优秀作品选

潮头品茗 |

我最喜欢家庭聚会。亲人相聚,尤其看到一大群优秀的晚辈,热热闹闹,我很高兴。我更是有无法言表的欣喜。

每次聚会,一家大小少不了回忆往事,而且还是声情并茂的如数家珍的回忆。以前我还没注意到这些往事里有家庭中闪光的东西。只是当时激动一阵子,幸福一阵子,之后也不在乎了,以为这是平常的客气话。可是这些我以为的客气话,不是说一次或两次而是说了几十年了。尤其在我众多优秀的侄儿侄女侄孙中,在老家读书工作的时间长些与我们相处得更多的,点点滴滴,琐琐碎碎的事情也更多些。他们回忆起当年在老家云阳县工作时长辈们对他们的关爱,说得津津有味,

老家,是父母长期居住的地方,我从小在此成长。它承载的内涵很丰富,那里有文化渊源、家族历史、割不断理还乱的浓情、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等。

我们身上流淌着老家的血,是老家一直维系着亲情,虽然人早已进城,但亲情永远都搬不走。城里的房子就是住所,想搬就搬,唯一搬不动的是老家那是真正的家。

年前,得空带上一位好友回了一趟老家,在屋前屋后留恋、徘徊,内心慢慢酸楚起来,因为我的家真的已经太破旧了。

心里实在怅然。二十几年了,因为父母相继去世,我就很少回家,要不是三叔居住在室内,每天打扫,想必这宅基早就坍塌了。

房子是1985年建造的,那时是村里第一栋楼房,说是楼房,其实只是在东边用钢筋水泥做一个整间屋子的平台。夏天,我们全家就在上面纳凉。也有一些老爷爷老奶奶经常过来喝茶聊天。

我在这间屋子里娶妻生子,过着及其简单幸福的生活。房子,在村子最东头,屋基有一人多高,全部是山区购来的石块垒成,以抵御经常性的长江洪水。东边屋基更是用去70吨石块,可以说已经非常牢固。

我从出生就一直在这里生活,门口是我最喜爱的那湾池塘,可惜现在基本已经干涸。不远处,正在修筑水泥公路,这样以后我回来

故乡的山,淡浓相宜,细腻委婉。几十里山峦宛如一幅优美的油画,诉不尽女儿情愁,道不尽桑田沧海,叹只叹人生如梦,岁月如歌。

不管走到哪里,故乡都装在我心中。

大年前夕,拖家带口回家过年。离家愈近,年的味道愈浓。望不到尽头的车龙满载着归心似箭的游子们。窗外,飘飘洒洒散落的雨水像水晶般地跌落在车窗上,被车刮器一挂,瞬间变得模糊起来,亮晶晶的水滴顷刻间无影无踪。旁边,不时有车唰唰地从旁边一闪而过,各种型号的车像一尾尾灵活的鱼儿,穿梭在车水长龙的高速上……

回家的高速通了。

舅母早就为我们回家做好了准备。电热毯、机麻、干净而温暖的被褥,熏得香味宜人的老腊肉、米豆腐、香肠、沥在大圆盆上的汤圆面、醇好的乳白色稠稠的米酒……

腊月三十了,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年的味道。

还没到团年的时辰,耳边就响起了零零星星的炮竹声,那些好动而不甘寂寞的孩子们早就急不可待地拿出鞭炮、礼花,点响,然后抱头痛开那震耳欲聋不歇气地炸响,空气中便有了浓郁的硝烟味。还是乡镇好,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欢喜地。在城市,这样放鞭炮,那是万万不可的,记忆中小时候大年三十晚那此起彼伏的炮竹声就像现在如此这般。

不约而同,几姨娘都穿了大红的羽绒服。红红的日子,红红的姐妹,满街门前都堆放着红色的鞭炮,对联,灯笼,走在窄窄的大街上,很快融入这红色的世界里。想着小时候,每年新年第一天,穿上新衣新鞋,躲躲闪闪,战战兢兢走在不断响着鞭炮的大街上,冷不叮一颗响炮落在身边炸响,被吓得半天不敢移动。然后再可怜巴巴地哀求让放炮者行行好,等自己走了再放。放炮者满

大街上,一派红红的景象。

老表取出笔墨将裁好的对联铺开,写什么呢?“八方财源滚滚来,吉星高照家兴旺。”才子二叔摇头晃脑吟出上下联。“好!”大家齐声叫好。“横批呢?”老表问。“喜笑颜开”我嬉笑凑上一句。“好,就是喜笑颜开。”老表一锤定音,取了毛笔蘸饱墨,龙飞凤舞间刷刷几下就将春联写好。

写毕,铺在大圆桌上晾干。大家就在一旁啧啧称赞:“好,没看出老表的毛笔字还像模像样的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哈,我也忍不住吆喝了。”

“哈哈哈,凑合凑合。”老表羞涩地笑着。

夕阳西下,一阵震耳欲聋的炮竹声后,年

润物细无声的家风

■ (四川)李长碧

总是觉得感恩不尽。可我们只是力所能及的做了侄子孙子们所需要的事,这都是人之常情,没什么特别的。而且我还觉得,我们的晚辈们现在做得比我们当年更好。他们不仅敬老孝老,在弟兄姊妹中的生活上也相互帮助,工作上相互鼓励和支持。他们却说是长辈给他们做的榜样。哦,我们长辈给了他们的爱,而我们对他们的爱又是我们传承了父母兄长对我们的爱,同时也是我们回报父母和兄长

的爱。这些往事的回忆里不就表明了爱的传承吗?不就表明了我们家里尊老爱幼的良好家风的传承吗?

回忆往事,等于不忘过去,等于传承。这就是在往事回忆中彰显出的闪光点。

虽然我们没有祖训和家规挂在墙上,但我们老祖宗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尊老爱幼的道德情操,已溶化在我们的血液中,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了。

居城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感觉到城市的拥堵和冷漠,不像农村,虽然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不尽人意的地方。我每次回老家一趟,好像穿越一个时代,低矮破旧的老屋,狭小的院落,与城里的商品房和宽阔的马路不可同。但是老家的空气中到处飘着泥土味和青草味又夹杂着一些家禽粪便的气味,这是城里所没有的。

感谢老屋,我还要经常回去,哪怕只是短暂停顿,我的心也会是砰砰跳动,跳给生养我的村庄。

这里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那么熟悉,如今又那么陌生。这里好像是心里的一根刺,想着疼着,越想越疼。

最近几年,也许是怀旧,不知何故不再喜欢喧嚣的城里,总想回到那个最熟悉、最惬意的老家。我想等我老了、头发白了,我就回到老家,回到那片最朴实的土地,建一座房子,纳一院春光,赏一片星空,看一路